文章辨體

海虞後學吳

碑

曹娥碑

漢邯鄲淳代度尚作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冑荒流沉一作爰適厥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三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祭誄之辭曰

懿惟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陽大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耿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或泊洲渚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千夫

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塡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動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刻面引鏡剺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修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辭曰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於后土顯照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花落飄零早分葩艷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特刻髣髴以昭後昆

桐栢廟碑

王延壽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張君處正好禮尊敬神祀以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於陽口立廟桐栢春秋宗奉災異告譴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大常定甲郡守奉祀務絜沉祭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身到遣行承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合德仲尼

祠齋若神在君準則太聖親之桐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狹闕拓神門立闕四達增脩疆埸飾治華蓋高大殿宇嚮齋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弘敞宮廟嵩峻祇慎慶祀一年再至躬進牲牷執玉以沉爲民祈福靈祇保祐天地清和異祥照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民稼祉民用作頌其辭曰　泓泓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瀹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聖賢立式明哲取所定爲四瀆與河合矩烈明府好古之則虔恭禮祀不衍其德惟前廢弛匪恭匪力災眚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豐植望君輿駕扶老攜息慕君塵軌奔走忘食懷君惠兒思君罔極于胥樂兮傳於萬億

平淮西碑　唐韓退之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

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險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殷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群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决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

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

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
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
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
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
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
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
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
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
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
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

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
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
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
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
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
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
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
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
既剪陵雲蔡一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厲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
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
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
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

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肝而起左飧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

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
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
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
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
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
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
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往觀顧怖悸故常以疾
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
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
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
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
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

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自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升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槪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絜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飆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谷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耆艾歌詠始公

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有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逋負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乃繫以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駉駜泮閟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莅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城與六州之人

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洲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于大寧燕盜以驚群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與兒戲兵吏戒愁毒莫保首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噪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矢考校度程提壇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褰旗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治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妣德娠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址見于蓍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

覲纓式時爾祖爾思

箕子碑

謝疊山云篇終自當其周時示至以下其言論焉

天地間有數之文不可多見也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

祀及民也率是大道蔑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德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抵其人誰與興理是故人畫之職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彖難以正授聖以暮崇祀用繁夷民其蘇寔寔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爲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梅先生碑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紐頹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大政雖去而劉履間徒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

網突侍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畢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猶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攖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今南遊復過先生里吁何為道之多也遂碑

壽域碑并序

宋王元之

古聖人之營壽域也非土木非板築不金乎域不湯乎池晝無鍵而關夜無柝而擊東西不吾戎夷南北不吾蠻狄五嶽其雉堞四溟其滿湟天地離合我其扃鐍春秋啓閉我其門戶入是域也幼者蚩蚩壯者怡怡老者偲偲悉無中絕咸躋上壽故謂之壽域焉得非道為土木德為版築仁乎城義乎池慈乎雉堞

泙海湟恭平扃鐍儉乎門戸使風雨不能毀矢石不能攻高低仰老氏之臺廣狹法華胥之國崇崇焉屹屹焉信善建而不拔者也洎覇道既昌皇風不競則必灑法令爲風雨以驅之興賦役爲矢石以攻之壽域之基忽焉委地於戲域之壞也若民命何于是戕穀帛貫金玉盜賊蠭起藪爲角張刑棄蔽空罻網絡野壽域之民有以法而死者開拓疆場肆放侵伐鋒鏑霜瑩卒乘鱗集鯨吞鼓顙蚕食張吻壽域之民有以兵而死者陰陽舛錯氣候勃亂冬燠夏凄烟蒸霧瘴癘瘥作疹發癘成妖壽域之民有以天而死者毒螫孔熾猛鷙剟興山貙搏人水蜮射影海躍蛟螭陸走虺蝮壽域之民有以横而死者由是王者患民之無壽也舉引年之典行養老之風乞言于東序典禮于南庠又謂老者非帛不煖于是乎錫之以縑絲非肉不飽于是乎錫之以餚胾非車不安于是乎錫之以几杖斯亦得其末而失其

本矣殊不知民之壽夭係君之政教其猶影響爾其或捐金于山沉珠于泉禁不急之務棄難得之貨君德尚儉人心返淳則無法死者矣干羽舞階戈矛倒載謹不祥之器崇止敵之基我國無外斯民不爭則無兵死者矣爕調律曆端正節候與授時之典興除害之利六氣斯順兆人克寧則無夭死者矣貢金于遠方鑄鼎于中夏示不若之物免逢遊之患彼怪斯露厥人用康則無横死者矣夫如是則域不築而自成人不憂而自壽矣今我后道德慈愛行之于上法兵夭横絶之于下游游乎蕩蕩乎見壽域復成于今世矣某亦壽域中之一民耳知我帝力得無述焉碑者悲也悲域之中廢也頌域之再興也其辭曰

古之域築道樹德民欲夭兮安得今之域基姦扯賊民欲壽兮不獲我聖人兮復于古昔

表忠觀碑

蘇子瞻

文章精義云史記文法多有終篇惟作他人說末後自已只說一句此碑蓋學此體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

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嗟傷。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吳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

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以因院賜名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群。
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
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
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
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
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
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
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
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

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
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
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
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
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恠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
歷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
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葢三百年於此矣。文起
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
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葢嘗論天人之辨。以謂
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
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
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

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悦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朞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没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

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祝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嶷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旌忠愍節廟碑　朱晞顏

紹熙三年十一月己酉信州守臣王自中言臣濫得蒙恩剖符假守支郡視事之日考按圖牒竊見故簽書樞密院事張忠文公叔夜故知同州事鄭威愍公驤衣冠之藏皆在郡境蓋聞在昔靖康之難虜騎長驅都城危迫四面勤王之兵逗遛前却莫有

至者而忠文獨以南道之師千里赴難運鋒鋭甚奮戰必克乃以廟筭猶豫卒不能有成功而崎嶇顛沛之餘竭力致死猶以以存宗社爲已任事㑹不就則遂閉口絶食而以身殉焉其後虜人分兵四關關陝所向降下無不如意則又有如威愍者獨以孤城備卒嬰其乘勝焱鋭之鋒蔽遮三秦以備巡幸虜兵大至鄰援四絶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誓必與郡俱爲存亡城陷之日遂隕其生而不悔是其見危致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於人臣之義是以聖朝痛悼褒恤屢加立廟賜名著在祀典希非獨以慰忠寃於地下實以昭示萬世臣子忠義之大訓而吏惰失職修奉弗虔忠文雖得即墓爲祠以嚴貌象然而僻在永豐靈鷲深山之中既無以修上恩厲衆志至於威愍葬祭在馮翊者道既阻絶而其故鄉玉山東郭有墳無廟則行路之人所爲愴惻而臣不佞尤竊懼焉謹已相地兩縣之境通涂之側出

留州錢屬吏鳩工度爲雙廟擬則巡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表勸忠義仰稱建炎紹興明詔之遺旨謂宜假以光寵定其名號策書申命以詔無極臣不勝大願敢殊死請事下禮部太常合議條奏咸謂二臣之廟前已賜額宜因其故合而名之制詔禮官議是其以旌忠愍節之廟爲額於是尚書符郡主者施行如章而王侯已召還矣始侯既屬役於王山令芮立言永豐令潘友文又以書來請銘於熹於是兩令課功作治如法復使人來申致侯命熹既樂道二公之事又重侯請乃序而詩之碑侯廟成釁而刻焉王侯字道夫永嘉人自以魁壘有奇節嘗爲壽皇

聖帝極陳當世之務壽皇悅其言欲大用之而未及也是其爲政知所先務固宜如此其詩曰

皇皇治帝降衷下民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臣之事君策名委質報生以死身豈遑恤若魚熊掌取舍之間是孰使之其性則然

㭊林之生孰無此性利害刦之或失其正文武張公按節𨤲闉擁孤弗遂視死如歸侃侃鄭公遥遥孤壘城亡與亡其節亦偉方時大變衆潰如川二公相望砥柱屹然慷慨臨危一心如水貫金其天萬世不死招寃作主帝有閔書吏惰不稱神用弗居孰見孰聞孰嗟孰嘆孰烝孰嘗孰克用勸守侯請命奠此新宫煌煌巨扁合舊增崇麗牲有碑蟠螭蟠龜負我其名之過者必下

譚節婦碑

元曹裕

人與天地並立而三豈偶然哉羣羣而生逐逐而死無得而稱者亦可悲矣惟節義之在天下雖匹夫匹婦之死而能動天地感鬼神貫金石變草木殆造物者藉之以神變化立人極也故萇弘之血曹娥之得父屍南霽雲之半箭班班史册與天地相爲無窮至元十四年江南内附之後吉水新城中兵未息逃難者或依邑校覬自免有譚氏婦趙抱嬰兒隨舅姑同匿大成殿

悍卒至殺其舅姑欲犯之不可臨之以兵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婦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誓不辱與其不義而生寧從舅姑以死遂與嬰兒俱遇害血被于兩楹之間者八塼去今六十又六年矣宛然若寫影在地牀其畢具見者無不神竦髮立凜凜如有生氣先是有疑爲幻妄者磨以沙石不泯復煆以熾炭火滅而迹愈現然後知節義之在天下有非人力所能磨者於前吏尤信至順中州侯郭成欲表而祠之未果而去職至正二年寧徽寺知事王君克敬被旨來是州治田賦孟秋告朔奠謁已與州長佐貳徘徊俯視咨嗟歎息顧謂判官陳抃曰褒節義有者令人倫風化與焉乃謀圖其迹於石而俾裕書其槩惟隆古盛時禮化涵濡節義燦然於人心凡有血氣者與知與行豈有他哉世降俗變逸居無教始有不忍言者況乎顛沛流離之際而之死靡他之念舍生取義之誠確乎其如此吾想

斯時城居且燬蕩盡於閭閻者知幾何人未始有異也斯死於邑校者又幾何人亦未始有異也斯婦也惟鄉井之禍痛舅姑之隕其慷慨就死所謂得正而之此心固已質之聖人而無疑矣冤遊魄褒片地不磨洋洋在上是臨之豈非造物藉之以神變化而立人極也哉繼自今樹之風聲州之民閭居族處其必曰此婦人也遭時不幸室家不相保從一之義蹈白刃而不渝其流風餘韻至今尚能使人𡁠吁興起今而幸生太平無事之世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畊田鑿井休養生息所以樂其樂而利其利者誰之賜歟天理民彝萬世一同盍相與明綱常而崇禮讓以無負上之人風厲之心將見比屋可封則是舉也有關名教甚大亦可見二三君子知爲政之所先者矣

汴梁廟學碑

姚端甫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

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爲三百四十年其間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行出處之槩爲世家又爲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豈其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爲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爲所通何業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爲教於以修敘彝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邪其爲傳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繇蒧固已戾於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關止子我爲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産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

僞爲趙魏老子産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者亦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爲道術尚黃帝老子爲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毋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於人心之固有而𥅆爲示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孔子况其爲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爲不悖於聖學故與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于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乎巳尚於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於明告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可爲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

疑晏子尚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如晏子之言不然何爲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辨之不明也又自敘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胸中者也杜預春秋傳敘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其亭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姿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況又祀無繇蔵鯉於庭其失至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爲傳失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矣以爲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以造泥人銅人者同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

生成德之容其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曰是淵乎之已
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
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於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
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錄劉元佐
爲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是歲夏四月
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譔

大明初建太學之碑　宋訥

洪武十四年夏
上詔羣臣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天
以武也其崇文乎顧茲成均地隘而陋何以振文教朕相基於
鷄鳴山下高爽平遠豈
天協朕心若藏此地俟與一代學乎羣臣稽首曰詔
皇上聖神斯文福也乃以

天子學制授諸冬官冬官臣恭奉明詔夙夜匪懈梗楠豫樟來積如阜鑿山載石輿土築基梓人效藝以宏其制又遣金吾前衛親軍指揮譚格督其工凡堂有七彝倫所以會講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則諸生肄業所也會饌有堂庖厨有室井甃以亭物貯以庫饎稟蔬園重門繚垣回廊儲書兩堂之間東西有館助教正録居焉東偏列室鱗次諸生處焉廟在學東凡以層基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凡爲楹八百一十有奇壯麗咸稱自經始以來

大駕臨役者不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習乃革明年五月冬官奏廟學成十有一日

天子遣使祀先師以太牢禮畢冑子及民之俊秀登堂受業學之禮制備矣十又七日

上躬臨廟禮行酌獻再拜而退乃幸學學官率諸生進拜堂下

博士臣龍斅執經祭酒臣吳顒講經旣畢萬乘是還此千載曠
儀講而行之斯文增重矣六月二日
上又賜敕文重諭胄子禁制防過之法訓廸誘掖之意無不至
焉越一日
帝御奉天門詔臣訥文之于石臣拜手稽首不敢以不文辭承
命遂述興造始末爲之言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帝王之興首
建大學盖學所以扶天理淑人心也皇極由之而建大化由之
而運世道由之而淸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而先者或
有未備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作人重道之心
聖天子位居君師續道統于堯舜禹湯文武建學定規高出前
古凡我登堂養正游藝之士斯弦斯誦相勉相誨無負敎養則
正人端士森出而爲國家楨幹祚
聖子神孫之業萬世而無窮者當自今始顧臣膚陋敢不對揚

帝命式昭盛代之興文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惟
聖皇臣服萬方秉時經綸武偃文揚儲慶發祥載整乾綱乃相
學基鷄鳴山陽平遠高爽非瘠非岡式輝景邑隱若天藏考制
定規
聖度含量乃授工曹孰敢怠遑工師用勸效技允臧有廟有廡
有廊有堂鱗比而重龍起而翔登用儒臣教化昭彰佩服鏘鏘
弦誦洋洋正學有傳師道有常
萬乘來臨俎豆生光千載禮義一代典章躬親講道超軼百王
聖製昭宣啓廸激昂寵及青衿晉範流芳材育化崇殷序周庠
立極作則遠紹虞唐德進英豪業修俊良股肱
明廷都俞巖廊以昌文化慶祚靈長顧佑
皇圖萬世無疆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七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八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墓碑

郭有道碑文 并序　漢蔡伯喈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温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虚已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而舉

有道者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禀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河間相張平子碑　　崔子玉

河間相張君南陽西鄂人諱衡字平子其先出自張老爲晉大

紬規趙氏而反其修書傳美之君天姿叡哲敏而好學如川
之逝不舍晝夜是以道德漫流文章雲浮數術窮天地制作侔
造化瑰辭麗說奇技偉藝磊落煥與神合契然而體性溫良恭
氣芬芳仁愛篤密與世無傷可謂淑人君子者矣初舉孝廉為
尚書侍郎遷太史令實掌重黎歷紀之度亦能焞耀敦大天明
地德光昭有漢遷公車司馬令侍中遂相河間政以禮成民是
用息遭命不永闇忽遷徂朝失良臣民隕令君天泯斯道世喪
其文凡百君子靡不傷焉乃銘斯表以旌厥門其辭曰
於維張君資質懿豐德茂才美高明顯融焉所不學亦何不師
盈科而逝成章乃達一物不知實以爲恥聞一善言不勝其喜
包羅品類稟受無形酌焉不竭冲而復盈廩廩其度亹亹其幾
膺數命世紹聖作師苟華必實令德惟恭柔嘉伊則孝友祗容
允出在茲惟帝念功往才汝諧化洽民雍愍而不弔降此咎凶

哲人其萎罔不時恫紀于銘勒永終譽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

曹成王碑　唐韓退之

按此碑文不書卒葬年月日不書妻畧之也蓋凡墓碑皆立在既葬之後此碑之立距王薨已二十五年葬時已自有志故此但書其大者耳大者謂世系也名字也功業也官位爵謚也所宜詳焉此墓碑之例也洪興祖云退之嘗言凡為文辭宜畧識字如曹成王碑用剜蘇鏃掀撥筴跐等字是也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七十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先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除痛刮磨

蕃習大去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
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内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
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郡旱飢
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弃倉實與民
活數十萬人奏課升秩少府與平袁晁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
告無事遷真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媢
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
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謬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
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
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
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
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
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

門大呼我曹王來受民所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壽降
其軍太妃薨王弃部隨喪之河陽葬交荆被詔責還會盟崇義
反王遂不敢辭以遷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
夫授節師江西以討希烈命主三出亦外舍禁無以家事聞我
襄兵大選江州群能將職工親教之攻力勾卒蕭越之法曹詳
五昇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遇黃鍾臻山踣之剜如嗚官斬之黃梅
大鞣奴加反長平鏺倍盲廣濟拔蘄春撤蘄水擬黃岡筴音漢陽行
跳音汲川還大腁切蘄水界中拔安三縣技其州蘄偽刺史標
光之北山豁姚合隨光化揗音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
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
女不驚市買不變田之界數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
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眞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
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故蒋東都王坐南方北

向落其角距賊死昨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
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乎物估賊歛貴出民用有經一吏𮌎民
使令家聽户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閒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
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彛將慎將鍔將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
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
刺利隨唐睦儆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
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
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川適在吾
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
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
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
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功蘇枯弱彊齦其敖猖

以報于宗以昭于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雖舊之視蹶蹶[illegible]
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為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畧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凉公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荆州大都督長史烜有聲烈平凉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録事參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臯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在瀕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

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
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絶譏排姦倖與楊城爲
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
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爲士
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
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推轉
户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
鉅人長德將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寛大
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
因循與賢不矜主己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
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
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

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為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吾人死矣某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爵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頎坐子殺人失位自因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為上言曰頎之罪既貰其不覺宜因賜覺詔上曰然公為吾行諭之頎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廷所策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為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待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晉相德宗號為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衰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從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丘

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税
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
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
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絶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
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范文正公神道碑銘　宋歐陽永叔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旣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埽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

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某爲太保祖秘書監諱某爲太傅考諱某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

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陜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

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户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

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羌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内屏人撤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横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云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

先後而革弊於公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者

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
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
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
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
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於天下國
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
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其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
其難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
有不聽順鋤其宄根公居三年怯勇懦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
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
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與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
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

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介甫

此碑序畧銘詳葢效昌黎劉統軍碑例也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使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曰臣德臣實臣彌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尚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後十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以邑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鋗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派至于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內湖本將作以牢仁和人樂用多士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吾可以爲知己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

於將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事靈州告危帝視不怡
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
曰予汝嘉閉陷奈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苟紓西師臣不愛死
出書授之往詑爾謀至疆敕還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書帝制
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笿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
或從或違或擠或推牾合阻夷袝者公尸黜之倅州用獄一眚
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浙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俾得收省
又以譴授守彼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
使于湖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往祁于襄坐發驛馬給亦遊者
于鄂于蘇剖將之符擁節關中使總其輸煌煌金章厥賜特殊
謀復靈武陝兵謝盧奏有將璋詔公與俱會璋召還公復渝府
[illegible]及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
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為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湖

及選行制中糾徽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
轄之銓衡秉傳臨并超從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國中夫
中命選事得擢進黜加職侍讀改司羣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
伐閱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
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
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勲爵第一
夫人曰劉不及鄰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掞日
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
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
今爲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馬温公神道碑　　蘇子瞻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
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

事西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姦自疑數入為寇
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
結闕下夏人數十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
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
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
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
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
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
臣軾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
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
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
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
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

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耿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奸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愼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

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潁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在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

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陜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陜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奸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

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凛凛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上感涕不已而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

西葬于陜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踈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語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寵以

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頓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毋詔之拒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温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忍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塗我畊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

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開平忠武王神道碑銘 有序　　洪武宋景濂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于軍中二十三日訃聞皇帝爲之震悼罷朝在廷之臣莫不洒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上親臨奠慟哭而還親爲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建宅兆及賜塋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爲王爵生榮死哀可謂至矣上既爲其功不置召臣濂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阯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録戰伐次第以授爾尚爲文

勅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臣濂受詔而退謹再拜序而
銘諸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爲農家賦性剛毅膂力
絶人歲壬辰羣雄並起江淮爲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爲羣
盜劉聚所得聚覩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毎出戰
必鼓勇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爲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
未聞
上駐兵和州領衆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爲前部先鋒
上曰爾之來者爲士卒粮絶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
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
上曰爾姑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
餘卒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
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

太平從
上守御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
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
上慮將士雖渡河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
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
兵擣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
建康功為諸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
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
僞吳張士誠合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其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
士誠梟將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
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馱
沙冬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權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
元帥冬十有二月

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援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僞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共謀擊敗之已而

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辛丑春二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

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

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寅春修安慶城羅友賢搆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杭歙震動冬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

上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筭遂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秋七月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偽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梟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

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遡流而上舟蔽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與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之酣戰自辰至未不解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

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師討之四百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
壁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
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諸寨進
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
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
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
僞萬戶尹義等逆戰王擒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
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
悉發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港
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壅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
親兵拒鬭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
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
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

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

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將出迎戰王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十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太原其守將廓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刼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廓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己酉春正月進攻

大同竹貞棄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
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有
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永平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
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
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五萬
全師還班次柳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爲人守謙
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
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其智
識明而才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王者可謂開國之殊
勳者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贈銀青榮祿大夫柱國中書
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
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以保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
平王謚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靖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

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爲皇太子妃餘皆幼臣濂聞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棄劉武周仗劍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爲多於是生有鄂國之封殁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

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謚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于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世一以昭

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之勳烈於不朽云銘曰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嶽震動颷馳霆擊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仗劍來從飛渡大江

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於拾芥平吳定越帖荊撫淮
威聲所加小大畢來務爭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
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本根既撥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
乃狥遼海入百其勇茫茫朔漠瀰河所經晉將剗滌邊塵弗驚
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煒其有光亘古不殁帽貝之賡漢唐莫過
馬蹄所及王功爲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輔帝業
翊運之勳靖遠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
震悼興哀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王封袞衣繡裳照耀泉宮
天子曰噫未慊朕志其推爾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
王雖云殁生氣凛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故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有序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修明至於文學之彦亦精贍
宏博足以爲經濟之用蓋自童丱之始十四經之文畫以歲月

期於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諸書亘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諜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禋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講其極致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耻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濂銘亡友曾公之墓憤激于中而復繼之永嘅也公諱魯字得之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郕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淦古陽里者已久世裔之傳與夫轉徙之詳昔以著於公之先墓茲不重載曾大父秉善宋贈大理評事祖天麒

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授妣劉氏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壹字弗遺舉禮部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取杳莫窮其端倪公殊不以爲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擷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爲辭章麗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不休嘆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内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充拓其所未至宿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羣書稱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於臨川虞公大悦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脱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益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

洛閩之學分別義理密如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澂之
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
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
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繹騷公召里諸豪集健兒持兵以
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釃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
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入 國朝有詔纂修元
史勅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賛史部居補苴罅漏者
不一而足其功爲最多史成
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
還山會 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
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羣言沸騰
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
辯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遷入儀曹爲祠部主事

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
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
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
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
皆愈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
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熞爾今遽更名必有以
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益曰熞為叔明所逼而死遂篡
其位中心懷慙故託修貢以覘 朝廷之意
上聞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卻其貢不受五年二月
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邪對曰不過主事爾即日超
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
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戍將毋捕獲之
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議有中國一視同仁

之語

上悅曰頃覩陶凱文已起人意今會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

禮部尚書也八月奉　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一升

公猶力病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膏露降鍾山羣臣

咸見諸咏歌公獨譔賦以進十月

上將郊祀出宿齋宮　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曰

此自曾作邪援據既精鋪叙有法豈漸進之可驟至哉十又一

月疾逾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

上惻然許之十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詔次子圭曰吾命

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

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趣

具牋翰爲書戒之壬辰次石攻灘未斂袵而逝距家纔兩驛爾

丙午至故居丁酉具棺斂擇地於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某月

其甲子祔葬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尚德性和人近之者溫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捐館公收淚經紀凶事三年間葬十餘喪且撫存其孤惟恐或失其所生平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寘諸乙榜人為不平而公亦澹如也其出仕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為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字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為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留藁其徒雖有所輯錄猶未成書其自著書見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藁辨誤藏于家他咸未脫藁當公修元史時濂實為總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為最深共坐官舍更析互辨每至

夜分嘆未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騣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其意蓋指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儷於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藉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屢興懐於治古之時也世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爲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卒公再不納配一榻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長塾今來請銘者次即圭出爲仲後女一人應貞適劉奉孫二人正龍夢龍銘曰

氣化絪縕人文昭宣萬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資兮載籍繽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葉敷散爲千塗混實精楠兮彌綸大邦文物秉彝有變有常兮不生碩儒孰軋其

樞孰包其腴兮玉笥之陽神珠吐芒莫自翳藏兮
大明麗天束帛戔戔苑羅俊賢兮袞褒鉞誅寓於策書與論所
乎兮儀曹之升議禮稽經日維烝烝兮黼黻
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刪修兮所積之誠所發之深闢陽闔陰兮
正笏垂紳其色誾誾邦之老臣兮娟學蹁躚其中將然何翅胄
淵兮天極降喪一鑑之亡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為列星與
光晶榮兮下射屏山馬鬣桓桓名在不刊兮

墓碣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韓退之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
嘗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
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月日葬妾重
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

是其死不爲辱而名來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上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常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

君字直之祖諱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尌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故御史周君碣　　柳子厚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虖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奸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第今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

墓表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很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陸先生質以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苞羅旁魄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

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者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石曼卿墓表

宋歐陽永叔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以氣

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嘆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西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

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欣歡及閒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必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

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豪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汙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

孫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崇徹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官某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産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人有慢己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禺州司理參軍曰誂湖州歸安主簿曰謐曰諷曰譓曰詵曰謯皆未仕嗚

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瀧岡阡表

按表表其先君墓道而以地書變例以致其尊也嚴書立表之歲月朔日甲子重之也詳書已之勳階官封爵號食邑以著先德之所致也亦變例也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修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

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是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

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法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河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

天子推恩襃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
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
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
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
國公太夫人進號韓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
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
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襃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
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
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
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
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五日乙亥
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

青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處士征君墓表

王介甫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楊子杜君者寓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盖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

逝也兩人者皆先徵君以死而徵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之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徵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諱畟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程伯淳墓表

程伊川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

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旁以詔後人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朱晦菴

屏山先生劉公既沒二十有一年一日其嗣子玶涕泣爲其故學者朱熹言曰玶不幸蚤孤先人葬既不及銘而墓道亦至今未克表大懼不孝獲戾幽明亟欲建石琢辭以覺于後而惟先人不及用於世其事業無得而稱唯道德之懿不可以不白而知者又益鮮未有所屬筆獨吾子嘗學於先人者以所見聞者爲我書之熹竊伏原念所以得遊先生之門者具有顛末其於今日之請固不敢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蓋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仲此三人者吾友

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
聽則吾死不恨矣熹歔欷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奉以告于三君
子而禀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先以收卹孤窮爲已任以故
熹獨得朝夕於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稚所以教示期
許皆非常人之事今乃幸得屬辭比事以相玆役顧恨弗獲其
何敢辭惟是駑劣老矣無聞蓋未有以副先生疇昔之意而慰
吾父泉壤之思其何能有以究闡幽微信示久遠此又熹之所
以不能不辭者則起拜辭謝不敢當而玶重以大誼要責於是
不得終辭而輒論次其事如左方謹按建之劉氏至忠顯公始
大公以節死于靖康之難而歸葬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今
其墓西二十有五步少南丘焉則先生之所藏也先生忠顯公
之季子諱子翬而彦冲其字也世系本末具刻于忠顯之賜碑
此不復著先生少負奇材未冠遊太學聲譽出等夷以父任補

承務郎辟真定幕府旋屬禍亂忠顯公薨京師先生痛憤家國非常之變執喪過禮哭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事秩滿以最聞詔還涖故官先生始以哀毁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復堪吏責遂丐閑局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以歸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於是俯仰其間盡弃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成咏歌焉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拱辰墓下瞻望裴回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返事繼母呂夫人盡誠敬兄弟之間怡怡如也侍郎公之子珙幼開爽嗜學先生愛且奇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劉二先生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它所與游亦皆海内知名士靡不嘆服深遠自以爲不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illegible]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叩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務[illegible]求問學者則亦隨其材質

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是者蓋十有七年四爲崇道祠官累
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有七以紹興十七年十有二月丙申卒
始得疾甚微即入謁家廟泣別毋夫人前稍以書告訣素所與
往來者召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爲計久遠昏
宦金業之既已則日與學者論說修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
言彈琴賦詩瀟然如平日熹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生平
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
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
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
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得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
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然
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爲言之汝尚勉哉熹頓首受教居兩日
而先生沒所著書詩合爲文集二十卷娶陸氏封孺人先先生

十七年卒無子葬忠顯公墓東三十有五步有先生所紀其家世德銘刻焉蓋先生不再聘則以侍郎公之幼子珝爲後今爲右修職郎實立此表熹方爲次其文而西府建安公亦以書來曰叔父之墓弗識珙則與有責焉熹讀之矍然曰是乃吾之辠也乃亟起書石而系以銘銘曰

神光惚怳經緯萬方孰探其機而契其綱嗟惟先生立德之本既覺而存復則不遠亦曰于仕我止我行亦生而死我安且寧拱辰西南有銘斯碣嘉與後人仰止遺烈